

# 旅踪

吴之 著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出版社登记证号：（粤）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：张跃虎

装帧设计：覃彩群

责任技编：许 佳

---

旅 踪 吴 之 著

---

出版发行 广东旅游出版社  
（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）

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

印 张 13

字 数 300千字 2 插页

版 次 1993年10月第1版

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 ISBN7—80521—403—1 / I·173

定 价 12元

---



1、参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南边疆  
(1982年9月·于云南·自摄)

2、在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会议上  
(1982年4月于北京、解放军画报记者摄)



3、在中国西南边防线上深入生活  
(1982年9月9日·于扣林山  
解放军记者摄)



## 自序

凡人作文，皆自认好；且结集出书，亦好请名家作序推荐，以增其身价，提高发行量。此举本未可厚非，唯敝人不愿沿袭。于是自己作序，把丑话讲在前头，省得诸君买去读后，大呼上当，后悔不迭。

这本小书，是受了一些同乡文友的怂恿，硬着头皮选编的。内中拙作，多是与海南有关的小说、散文游记、通讯特写，以及回忆革命战友的文字。也有一些篇什，是寻访其他名胜，纪录某种风习的。那是我涉足文苑留下的一行零乱脚印，几声杂碎的足音。因此，特将集子命名《旅踪》。

我本系一介武夫。后来竟走上了文坛，或许是历史的误会。

三十年代末，我还是一个少年，未读完小学三年级，便怀着复仇的怒火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、由红军改编的海南人民抗日独立大队（即琼崖纵队前身）。此后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度过了十多年极端残酷的战争岁月，自然没有机会好好读书。只是在戎马倥偬中，一有余暇便用树枝在地上写写划划，如饥似渴地学点文化。至于作文出书之事，却是想都不敢想的。

1950年5月，海南岛刚解放，组织上便把我从军事指挥机关调到政治机关，并将一群文化人交给我。要我主持办报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而我那时也正年轻胆壮。于是闭闭

眼，咬咬牙，挑起了这副担子，并在干中苦学，拜能者为师，慢慢的补上了文化课，并且开始写起文章来。

文章发表了几篇，我的胆子也大起来，竟要动手作小说了。那时候，战火刚刚熄灭，我对酷烈的战争生活记忆犹新。战友们孤岛苦斗，在敌人的四面包围、不断摧残中英勇敢地支撑着血染的红旗，使之历经二十三年的血雨腥风而不倒。多少人前仆后继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每思及那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英雄业绩，我总是热血潮涌，激奋不已。

于是，我以战友们的事迹为素材，在广州军区文化部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帮助下，写出了第一部反映海南人民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《破晓之前》。此书于1957年出版，并连续重印了5次。这一年，我还和朱逸辉同志合作出版了一本散文集《在红色的海南岛上》。不久，即由宣传部门介绍，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。

就这样，我惴惴不安地被生活推上了文坛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我文羽未丰，还来不及试试翅膀，厄运便降临到头上了。

五十年代，反地方主义的恶浪席卷海南。被周总理誉为“琼崖人民一面旗帜”的冯白驹将军，一夜之间成了“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”，而我奉总政之命为他撰写的回忆录《红旗不倒》及编写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发展史》也成了“为地方主义树碑立传”的“罪证”。由此延祸无穷，挨斗不断；及至十载“文革”，更是大遭其殃。为文之道，也就离我日见遥远了。

幸有人民护佐，我总算度过“文革”的酷劫，迎来了文艺的春天。1978年，承蒙庄田、习仲勋和欧阳山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与荐举，把我调到了广东省作协文学院。遗憾的是：文笔荒疏多年，已不那么听从使唤。而今年近古稀，虽有伏枥之志，但已力不从心，能奉献给读者的，唯有这一本不成器的小

册子。我所以硬着头皮把它拿出来，主要地倒不是出于敝帚自珍，而只是想向哺育了我的海南故乡捧出一腔赤子的情怀，也想以此作为一个小小的花环，献给那些曾一起出生入死的首长和战友。

是为序。

吴 之

1993年3月·羊城



## 作者简介

吴之，1929年出生  
于海南省琼山县三门坡  
镇下田村。少年时代投  
身革命，在抗日战争和  
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，  
多次负伤。曾获中华人  
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  
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。  
建国后解甲从文，先后  
涉足新闻、卫生、文学  
各界，担任过《海南日  
报》编委，海南中医院  
院长，广东省文学院专  
业作家，广东民间文艺  
家协会秘书长。著作有  
收入本书的长篇小说  
《破晓之前》、散文集  
《在红色的海南岛上》  
(与人合作)，并参与  
主编海南解放区文学丛  
书《从黑暗战斗到光明》、  
《撑起琼南半壁天》等。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自序 ..... | 1 |
|----------|---|

## 第一辑 英雄礼赞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琼岛英雄花 .....  | 3  |
| 敌后女交通员 ..... | 15 |
| 破晓之前 .....   | 35 |

## 第二辑 琼岛之恋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古林奇观 .....    | 207 |
| 五指山赋 .....    | 213 |
| 母瑞山今昔 .....   | 218 |
| 海南岛老区纪行 ..... | 225 |
| 鹦哥岭琐记 .....   | 230 |
| 闲话鹦鹉 .....    | 236 |
| 椰林风韵 .....    | 239 |
| 猕猴记趣 .....    | 246 |
| 呦呦鹿鸣 .....    | 252 |
| 莺歌海盐场散记 ..... | 256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重访白马井 .....   | 261 |
| 太阳河畔话兴隆 ..... | 270 |
| 日出东方红 .....   | 278 |
| 东坡书院纪事 .....  | 283 |
| 黎家三月三 .....   | 289 |
| 一口铁锅 .....    | 292 |
| 渔姑 .....      | 296 |
| 黎家歌手 .....    | 305 |
| 满怀乡情话琼山 ..... | 310 |

### 第三辑 采风拾翠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沙洲行 .....    | 315 |
| 夏走云浮 .....   | 321 |
| 凭吊聂耳墓 .....  | 326 |
| 小兴安岭漫游 ..... | 328 |
| 中秋琐谈 .....   | 336 |
| 端午记趣 .....   | 341 |

### 第四辑 丰功垂世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红旗不倒 .....        | 351 |
| 琼南擎天柱 .....       | 373 |
| 功垂青史 光照琼岛 .....   | 385 |
| 抗日战争中的李振亚同志 ..... | 399 |
| 将军离去 勋业永存 .....   | 405 |

# 第一辑 英雄礼赞

## 小引

我的小说，大都是纪实性的。除《破晓之前》外，其余各篇中的人物都有据可查。他们多数是我的同时代人。其英雄行为，我耳闻目睹，久久萦绕脑海，拂之不去。谨系于此，聊作薄礼，慰藉亲友，奉献读者。



## 琼 岛 英 雄 花

琼岛春来早，清明未到，万绿丛中，便可见到一团团一簇簇盛开着木棉花。木棉花被人们称为英雄花。每当红灿灿的木棉花开放时节，都教人难忘那长眠九泉下的英雄，更使我想起了被誉为琼岛英雄花的赖金春！

### 磨难出强人

1917年，赖金春出生在海南岛东方县墩头区港门村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。父亲常在别人渔船上当雇工，母亲在家里织渔网。遇上渔汛，妈妈挑着箩筐到港湾去乞讨些烂鱼小虾，回来腌咸汁送饭。父亲天天出海捕鱼，却和妈妈吃不到一条好鱼。好鱼归渔霸，打工仔只好吃鱼汁虾酱，就像“种花姑娘插竹叶”一样。赖金春还不会走路时，已常被母亲丢在沙地里自己玩，被太阳晒得像个黑娃娃。成群成群的苍蝇，爬得小小的金春满身满脸！由于生活的重压，妈妈分不出手管她！东方是个穷脊的地方，常年干旱。大海里波涛万顷，陆地上水贵如油。主食是番薯粥。母亲乳汁不够，小小的金春就吃番薯汤了。邻居说：“这娃是西瓜皮番薯汤喂大的。”

家里断粮时，妈妈便到海边，摸虾捉鱼，捡海螺。小金春趴在妈妈背上，经受着烈日的暴晒；妈妈挑着咸鱼去换粮食，小金春便装在一只箩筐里。口渴了，便和妈妈在河沟边喝山泉水。饿了，跟着妈妈啃妈妈用咸鱼换来的生番薯充饥。

村里同龄的儿童上学了。小金春远远站在长满仙人掌的村口，羡慕地看着。她稚气地问父母：“为什么不让我去读书？”父亲只好苦笑着说：“你爹是男的还上不了学，你是女的，像妈妈一样，没有上学的福气呀！好娃娃，你长大了，跟爹出海捉鱼去吧。”

8、9岁时，爹妈就带着赖金春来到海边礁石上蹲着放钩。每当大海落潮，小金春就跟村里的穷孩子一道到海湾，捉螃蟹，抓小鱼，捡斑贝。

10岁时，赖金春便跟着妈妈去挑海水晒盐。盐霸们说，大海是他们的，不许穷人家去晒盐。官府老爷说，盐业专卖，不准平民百姓制盐出售。妈妈不能晒盐了，赖金春跟妈妈一样生气。村里的贫苦渔民埋怨和咒骂，使小小的赖金春，开始懂得渔霸、盐霸和官府老爷是坏人。她问过父母：什么时候，才没有坏人？爹妈不能回答她，只说：上天什么时候开眼，坏人什么时候死绝，平民百姓就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。还告诉她，这些话是爷爷在世时说过的。天真的赖金春拍着手，高兴地问：“我能等到天开眼吗？”爹妈都说能等。

大海望着太阳和星辰，潮涨潮落，年复一年，赖金春长成大姑娘了。她从小就跟爹爹出海放钩，上船拖网，攀桅系缆，扶槽摆渡，样样都干。到了十六、七岁，渔霸不让她上船了，说她是女人，女人上船，捕不到鱼。她气得与船主渔霸争辩：男人是人，女人也是人，男人能出海，为什么不准我上船？渔霸说：你要上船得叫父母转生你成男的。她一气之下，来个女

扮男装，混到渔工群中去，瞒着渔霸，上船远航出海。邻居说，金春有志气。风里来，浪里去，从港门启航，到北部湾渔场去作业，十天半月，才回来一次；有时渔船开到安南（越南）附近去抓红鱼，一去便是两个月。赖金春像男青年一样，不晕海，不呕吐，身材结实得像个男子汉！

可每次渔船回港停泊，她都得像躲避瘟神一样，逃避渔霸监工。在爹妈和乡亲的掩护下，赖金春藏舱底，蹲鱼缸，一次又一次的躲过去，熬到22岁。

1939年，共产党的宣传队，来到渔村宣传抗日救国，号召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团结抗日”。赖金春非常敬慕宣传队的女同志，想像她们一样，去参加抗日救国。就在这年6月，她离开爹妈，告别了乡亲，投身到抗日队伍中去了。

## 艰难岁月

赖金春来到部队，像许多农村姑娘一样，最初被分配当炊事员。铁锅、箩筐、菜刀、锅铲、油瓶、水桶，便是她们的武器。队伍驻扎在农村，老乡的厨房便是她们的战场；若是野营，姑娘们还得亲手架灶、捡柴、挑水、找米下锅。缺粮时，部队只好定量分饭，分到最后，炊事员常常没份。她们即使挨饿，照样行军作战。行军时，她们挑着炊具或者背着铁锅赶队伍，赖金春常常找重担挑，别人挑百斤，她挑200斤，爬山过河从未掉队。

1943年11月，赖金春所在的部队缺粮。有一天，领导决定派她和张桂莲、蒲秋明、庄来春随地方的党政干部戴运泽带领的政工队，到东方县大田村征集粮食，突然遭敌军包围。戴运泽

等男同志迅速冲出重围，可是赖金春几位女炊事员没有回来。原来当敌人包围村庄时，赖金春带领3位姐妹，正在收集黎族群众交来的大米和包谷，好不容易收来的粮食怎能轻易丢掉呢。她对姐妹们说：“不要怕，先跑进一位老乡家里躲起来。”这家黎族大嫂见赖金春她们闯进来，赶忙收拾好家什，藏好粮食，可对着赖金春等4位姐妹发愁：要是敌人进来怎么办？

赖金春见黎族大嫂有点害怕，便摸出腰间裤头上扎着的木柄手榴弹，说：“不要怕，他们来，我炸死他们！”大嫂说：“使不得，他们人多势胜，炸弹响了，你们也脱不了身。听我的，你们躲到后间去，我在门前对付……”

大嫂的话还没说完，几个敌兵已闯到门前。大嫂抱起竹床上的小孩把他拧哭起来，机智地迎出门外，说：“乖乖，别害怕，老兵先生不伤害百姓……”

“你家有共产党游击队吗？”敌军官问道。

“刚才有一伙人进村来，被你们打跑了。”

敌军队长喷了喷鼻子，挥起红藤手杖，命令道：“给我搜！”

敌兵踢门破户，大声喊着：“共产党的，快出来，投诚有重赏。”

敌人搜查一会，没有发现什么，便向村外走了。

村子平静下来。赖金春她们从后间谷仓里爬出来，说：“多亏大嫂你帮忙！”

“一家人，别说两家话。”大嫂还张望着敌人走去的方向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还要当心回马枪”。她沉痛地讲起一桩往事。有一次敌人进村抓壮丁，抓不到人，便假撤走，等青年们回村时，又从林外扑出来，几个青年便被抓了去。她的丈夫，就是那次不让抓，拼命跑，被敌人开枪打死的。

想起部队等着粮食，赖金春急着要把收集到的粮食挑运回

去。大嫂说：“你们要走，我带你们出去。”她把孩子寄放给邻居后，便把赖金春她们带出村。赖金春、张桂莲、蒲秋明和庄来春，各自挑着一担粮食，由黎族大嫂引路，静悄悄地来到一块旱田边。

大嫂挑着一个酒罐和一束包谷，走在前头探听动静。她过了旱田，回过头向赖金春她们招手，让她们跟上。她们走过旱田时，枪声突然响了。原来敌人并没有撤走，在林外埋下伏兵。

“快！跑进山林去！”赖金春喊着。她回头见张桂莲被敌人开枪打倒在田坎上，粮食翻倒了。“桂莲！桂莲！”赖金春背起张桂莲，大嫂接过赖金春那担粮食，迅速向山林里跑。

“放下我，赖大姐！”张桂莲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要求着：“你们快跑，把……粮食……挑回去！队伍……等着……粮食……”说完，嘴角一抿，闭上了眼睛，牺牲了。

赖金春没有哭。她扬起头，命令道：“快，挑起粮食跑！”她摘了一把野菊花，放在张桂莲的胸膛上，叩一下头，回头挑起粮食就跑，她们三姐妹终于摆脱敌人的追赶。

次日，赖金春自个扛上锄头，悄悄去埋葬为革命献身的张桂莲。

## 救死扶伤

张桂莲的牺牲，给赖金春留下沉痛的记忆。她常想，要是懂得救护，也许还能救张桂莲。为了学习救护，她回来后不久便要求学习当护士，领导很快批准了她的要求。

护士（琼崖纵队叫看护）在游击战争的环境里，既是护理